



狄更斯选集
匹克威克外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Charles Dickens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

本书根据 The Educational Book Co., London 版本译出
采用英国 Seymour and "Phiz" 插图

匹克威克外传 上下二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 (上海绍兴路7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书号 10001 字数 675,000 开本 850×1156毫米 1/32 印张 30 9/16 插页 52

1964年5月上海新1版

1964年5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数(平) 0001—2000册

(原上海文艺印平12000册精1000册)

定价(4) 3.85元

第二十九章

妖怪們帶走教堂雜役的故事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事情一定是真的，因為我們的曾祖父都無條件地相信是真的。據說，在本鄉的一個古老的修道院里，有一個名字叫做加布利爾·格勒伯的雜役兼掘墓人。決不要因為一個人做了雜役，經常被死亡的象徵所包圍，所以就推論出他一定是一個怪癖的、憂郁的人；那些承辦喪事的人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有一次我還有榮幸跟一個執紼人打過密切的交道，他不執行職務的時候，在私生活方面著實是個滑稽有趣的傢伙，好像無牽無挂，永遠啾啾唧唧地哼着什麼撈什子歌，喝起強烈的酒來一口氣就是滿滿的一杯。但是，雖然有這些相反的例子，加布利爾·格勒伯卻是個壞脾氣的頑強乖戾的傢伙——是個怪癖的、孤獨的人，跟誰都合不來，除了跟他自己，還有塞在他的又大又深的背心口袋裏的一個舊的柳條花的瓶子；每張愉快的臉孔從他身邊經過，他總用懷着惡意的、不高興的眼光對它睨視，誰見了都難免要害怕。

“有一次，聖誕前夜，快到黃昏的時候，加布利爾掬着鏟子，點了燈籠，向那古旧的教堂墓地走去；因為有一座坟要在明晨以前掘好，而他當時的心情很不好，他以為假使立刻去工作的話，

也許可以使自己打起精神来。他走到那条古老的街道上，看見从窗戶里透露出来的活潑的炉火的光輝，听見圍繞着火炉的人們高声喧笑；他注意到人們在忙着准备过节，聞到从厨房窗口一陣陣飄出的种种芬芳香味。这一切都叫加布利尔·格勒伯恨得心里发痛。成群的小孩子从屋子里跳出来，連跑帶跌地竄到对街去敲門，半路上遇到半打鬚发的小流氓，包圍了拥上楼去玩聖誕游戏来消磨夜晚的人們；加布利尔見了憐笑一下，更紧地捏着鏟子柄，一面想到麻疹、猩紅热、鵝口疮、百日咳，还有其他許多东西，聊以自慰。

“加布利尔在这快乐的心境之下大步走着，时而有他的邻居从他的身旁經過，向他好意地打个招呼，他就恶狠狠地回报一声短促的咆哮，这样一直走到那条通坟地的黑暗的小路上。現在加布利尔非常盼望走到这条幽暗的小路上，因为一般地說，这条黑暗的小路是个阴森森的地方，鎮上的人們不大想走进去，除非是大白天，太阳亮堂堂的；所以，加布利尔在这自从古老的修道院建立的时代——自从光头和尚的时代以来就叫做棺材胡同的神圣地方听見一个小頑童大声唱着快乐的聖誕节的歌，他的憤慨可不小呢。他向前走着，歌声越来越近，他发现那是一个很小的孩子发出来的，那小孩正急急忙忙地走着，想赶上那条古老街道上的伙伴，一則为了消除寂寞，一則为了作献唱之前的练习，用最大的声音大声‘吼’着唱。所以加布利尔就站住等那孩子走过来，随即把他推到一个角落里，用手里的灯在他头上敲了五六下，好让他把嗓子調节一下。那孩子唱着迥不相同的調子抱头鼠竄而去，加布利尔·格勒伯非常开心地格格大笑一陣，于是走进墓地，随手鎖上了門。

“他脱下上衣，放下灯籠，跨进那未完工的坟墓，高高兴兴地

工作个把钟头。但是土給冻硬了，掘和鏟都不是容易的事；虽然天上有月亮，却是一弯新月，所以并没有多少光明照到教堂阴影下的墓穴里。要是在任何别的时候，这些阻碍是会使加布利尔·格勒伯郁郁不乐的，但是今天他因为阻止了那小孩子唱歌，心里是这样高兴，也不在乎工作进展得很緩慢了；当他做完夜工，怀着阴森可怖的滿意看看下面的墓穴，一面收拾东西一面喃喃地哼着：

漂亮的宿舍，漂亮的宿舍，
冷土几呎深，生命不存在；
头边一块石，脚边一块石，
一顿丰盛飯，好給虫儿吃；
上面是茂草，周圍是湿泥，
漂亮的宿舍呵，在这儿圣地。

“‘嗨！嗨！’加布利尔·格勒伯哈哈大笑，在一块平整的墓碑上坐下，这块墓碑是他癖爱的休息之处；他摸出柳条酒瓶来。‘圣诞节来一口棺材！一只圣诞节的礼盒！嗨！嗨！嗨！’

“‘嗨！嗨！嗨！’紧靠他后面，有一个声音重复他的笑声。

“加布利尔有点吃惊，正把柳条瓶举到嘴边就停止了，回头去看。他身边的最古的坟墓的坟底，可不像这灰白月色下的坟場那么寂靜和安宁呵。白色的冷霜在墓碑上发光，在这古教堂的石头雕刻物之間像一排排的宝石似的閃耀着。雪又硬又脆地冻在地上；它像一張洁白平整的鋪盖掩蔽着密布的坟冢，白茫茫的一片，仿佛全是单单裹着尸布放在那里的尸首。沒有絲毫声响破坏这严肃景象的深刻的宁靜。連声音似乎也已經冻结了，一切都是显得那么冷，那么寂靜。

“‘是回声吧，’加布利尔·格勒伯說，又把瓶子举到唇边。

“‘不是的，’一个深沉的声音說。

“加布利尔惊跳起来，吃惊和恐怖得呆住不动了；因为他的眼光落在一个使他的血都发冷了的形体上。

“紧靠着他，在一块笔直的墓碑上，坐着一个奇怪的、妖異的人物，加布利尔立刻觉察出那不是人間的生物。他的奇形怪状的长腿，本来可以踏在地上的，却蹺在空中，并且离奇古怪地盘着腿；筋肉发达的手臂裸露着；两只手搭在膝头上。他的短而圓的身体上穿了一件紧身的蔽体之物，上面开了些小岔；一件短斗篷飄在背后；衣領裁成奇怪的尖形，算是代替了十六世紀式的縐領或者領巾；鞋子的前端向上翹起很长一块。头上呢，戴了一頂闊边宝塔糖式的帽子，上面插了孤零零的一根羽毛。帽子上結滿了白霜；看样子，那妖怪像是很舒服地一直在那块墓碑上坐了两三百年了。他正完全靜止地坐着，舌头伸在嘴外，像在嘲弄；并且正对着加布利尔·格勒伯露出唯有妖怪才流露得出的怪笑。

“‘不是回声，’妖怪說。

“加布利尔吓得瘫痪了，答不出話来。

“‘聖誕前夜你还在这里干什么？’妖怪严厉地說。

“‘我是来掘一口坟墓的，先生，’加布利尔·格勒伯吃吃地說。

“‘在像今天这样的夜里还在坟山墓地里勾留着的是誰呀？’妖怪說。

“‘是加布利尔·格勒伯！加布利尔·格勒伯！’几乎充滿坟場的一陣狂暴的合唱般的声音这样喊。加布利尔恐惧地回头看看——什么也看不見。

“‘你那瓶子里是什么？’妖怪問。

“‘杜松子酒，先生，’杂役回答說，抖得更厉害了；因为这酒

是从走私的人那里买来的，他恐怕他的盘問者也許是妖怪里面的国产税务局里的人。

“‘是誰在这样的夜里，在坟場上独自一个人喝杜松子酒呀？’妖怪說。

“‘加布利尔·格勒伯！加布利尔·格勒伯！’那狂暴的声音又喊起来。

“妖怪对吓坏了的杂役恶意地斜視一眼，于是提高了声音說：

“‘那末，我們的正当而合法的俘获物是誰呀？’

“看不見形影的合唱队又回答了，那声調就像許多合唱者跟着教堂風琴的强有力的节奏在唱歌——仿佛是这歌声随着一阵狂風刮进杂役的耳朵，又随風而去的样子；而那回答的内容还是一样，‘加布利尔·格勒伯！加布利尔·格勒伯！’

“妖怪比以前更狰狞地怪笑一下，說，‘那末，加布利尔，你有什么話說？’

“杂役喘着气。

“‘你觉得怎么样，加布利尔？’妖怪說，把脚在墓碑两边临空踢上来，对那双翘鞋头非常滿意地看着，就像在端詳全旁德街最时髦的一双威灵吞牌的鞋子。

“‘那是——那是——很奇怪的呵，先生，’杂役回答說，吓得半死了；‘很奇怪，很好，但是我想我要去把我的工作做完呢，先生，对不起。’

“‘工作！’妖怪說，‘什么工作？’

“‘坟墓，先生；掘一个坟墓，’杂役結結巴巴地說。

“‘啊，掘墓嗎？’妖怪說，‘別人都在快活的时候，这个掘着坟墓并且自得其乐的是誰呀？’

“那許多神秘的声音又回答說，‘加布利尔·格勒伯！加布利尔·格勒伯！’

“‘恐怕我的朋友們需要你呀，加布利尔，’妖怪說，把舌头伸得更长了，直伸到他的嘴巴子——那是一根极其惊人的舌头呵——‘恐怕我的朋友們需要你呀，加布利尔，’妖怪說。

“‘对不起，先生，’吓坏了的杂役說，‘我想他們不見得需要我，先生；他們不認識我呵，先生；我想那些先生从来也沒有見過我，先生。’

“‘啊，不錯的，他們需要你，’妖怪回答；‘我們認識那人的，他老是帶着气虎虎的臉色和恶狠狠的眼光，他今天晚上从街上走过来的时候对小孩子們投射着恶意的眼光，并且发狠地更攢紧鑊子，我們認識那人，他出于內心的妒嫉，打了一个孩子，因为孩子能够很快乐，他自己却不能够。我們認識他，我們認識他。’

“說到这里，妖怪发出一声响亮而尖銳的大笑，引起了二十倍的响应；随后他把两腿伸在空中，用头——或者不如說是用他的宝塔式的帽子的尖頂——倒豎在墓碑的狭边上，并且灵便得惊人地从那里一个斤斗翻过去，恰巧落在杂役的脚下；于是用縫衣匠坐在柜台上的姿勢在那里一坐。

“‘我——我——恐怕我一定要离开你們了，先生，’杂役說，掙扎着想走开。

“‘离开我們！’妖怪說，‘加布利尔·格勒伯要离开我們了。噤！噤！噤！’

“妖怪一笑，杂役忽然看見教堂的那些窗子里光輝燦烂地亮了一下，仿佛滿屋子都点了灯；光明消失之后，風琴鏗然奏起一种輕快的調子来，一大群妖怪，也就是和第一个妖怪极其相似的妖怪們，拥进了坟場，开始把墓碑当做对象玩跳背的游戏，一刻也

不休息，一个接一个地‘打破’最高的记录，技巧熟练得惊人。第一个妖怪跳得最了不起，别的妖怪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杂役虽然处在极端的恐怖之中，却还看得出，他的朋友们只能满足于跳过普通高度的墓碑，而他却把拱顶、铁栏等类，看得和路牌一样的轻易。

“最后，游戏到了最动人的最高潮；风琴奏得越来越迅速，妖怪们跳得越来越快，把身体卷成一团在地上翻斤斗，像足球似的跳过墓碑。动作的速度使杂役的脑子都旋转起来，妖精们在他眼前飞舞的时候，他的腿子都乱晃起来；这时，妖王突然窜到他面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拖着他钻进了地面。

“下降的迅速一时间夺去了加布利尔·格勒伯的呼吸，当他又喘过气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似乎是在一个大地窖里，四面八方都是大群大群又丑又狰狞的妖怪；在屋子中央，一只高起来的座位上，坐着他的坟场里的朋友；他自己就紧靠着他站着，失去了动弹的能力。

“‘今晚上冷呵，’妖王说，‘非常冷。弄杯什么热的喝喝吧！’

“听见这命令，就有半打爱献殷勤的妖怪——他们脸上永远堆着笑，因此加布利尔·格勒伯以为他们是宫廷臣僕——连忙走开，很快又带了一高脚杯流质的火，递给妖王。

“‘啊！’妖王叫了一声，他把火焰灌进肚子的时候，嘴巴和喉嚨都是透明的，‘这真教人暖和！也照样给格勒伯先生弄一大杯来。’

“不幸的杂役推托说他从来没有夜里喝任何热东西的习惯，但是无效；一个妖怪捉住他，另外一个妖怪把那火辣辣的液体灌进他的喉嚨；他把那火热的酒吞下去以后，又咳又喘，擦掉从眼睛里大量涌出来的痛苦的眼泪，引得聚集在那里的全体妖怪尖

声大笑。

“‘那末，’妖王說，異想天開地拿他的宝塔糖帽子的尖頂戳雜役的眼睛，因此使他受到极其劇烈的痛苦；‘那末，让这悲慘和忧郁的家伙，看几幅我們大仓库里的图画！’

“妖怪說了这话，隱蔽着地窖一端的濃云逐漸卷开，清清楚楚地显出远远有一間小小的、陈設簡朴的、但却整齐清洁的房間。一群小孩子集合在一炉旺火周圍，牽着母亲的袍子，圍繞着母亲的椅子跳跃。母亲呢，时而站起来拉开窗帘，像是寻覓期待中的什么对象；一頓節約的飯菜已經开在桌上，还有一只圈椅放在靠火的地方。傳來一声敲門的声音，母亲去开了門，孩子們簇拥在她周圍，高兴地拍着手，父亲进来了。他潮湿而疲倦，抖掉衣服上的雪，孩子們拥在他身边，热心地忙着搶过他的斗篷、帽子、手杖和手套，拿着这些东西从房里跑出去。随后，他在炉火前面坐下来吃飯，孩子們爬上他的膝头，母亲坐在他的身边，一切都似乎是幸福而舒适的。

“但是景象发生了变化，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之間。背景換到一个小小的臥室里，那里有一个最可愛最年幼的孩子躺着要死；玫瑰色从他的頰上消失了，光从他的眼睛里消失了；虽然連雜役也怀着空前未有的兴趣看着他，而他却是死了。他的兄弟姊妹們擠在他的小床旁边，拉住他的小手，那手是如此地冷而重，他們接触之下都縮回了手，恐怖地看看他的小臉；因为，虽然那美丽的小孩看上去是那么平靜安宁，像是在安安靜靜地睡覺，但是他們看得出他是死了，他們知道他是一个安琪儿，从光明幸福的天堂俯視他們，祝福着他們。

“輕云又从那画面上飄过，題目又換了。父亲和母亲現在老了，不中用了，他們膝下的儿女已經減少了不止一半；但是他們

每張臉上都表現出滿足和愉快的神情，眼里放着光，圍着爐火，講着和听着往昔的故事。父親慢慢地、平安地沉入了坟墓，不久，他的一切忧煩苦難的分享者也跟隨他到了休息的地方。少數還未死的人跪在他們的墓旁，用眼淚灌溉那些掩蔽着坟墓的綠草；然後站起來走掉，又忧伤又悲哀，但是沒有哀哭或是絕望的嘆息，因為他們知道有一天他們會重見的；於是他們又和煩忙的世界混在一起，他們的滿足和愉快又重新恢復。雲遮上了那幅圖景，雜役看不見什麼了。

“‘你看了那個有什麼感想？’妖怪轉過他的大臉孔對加布利爾·格勒伯說。

“妖怪把凶狠的眼光俯視他的時候，加布利爾才喃喃地說那是非常地好看，並且有點害羞起來。

“‘你這可憐的人！’妖怪說，聲調里含着極度的輕蔑。‘你！’他像是想再說些話，但是忿慨哽住了他，所以就抬起一條非常柔軟而韌性的腿，在比頭高些的空中揮動一下，瞄個准，然後結結實實地踢了加布利爾·格勒伯一下；因此，那些服侍妖王的妖怪立刻也全都擁到倒楣的雜役身邊不留情地踢他，正如人世間的朝臣們那種既定的、一成不變的習慣一樣，踢皇上所踢的人，捧皇上所捧的人。

“‘再給他几幅看看！’妖王說。

“他說了這話之後，雲又消散了，眼前顯出一片富庶而美麗的風景——這時候，在離古修道院市鎮半哩之內的地方，正有這樣一片景色。太陽從明淨的藍天上發出光明，水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在陽光的鼓舞下，樹像是比平常更綠，花比平常更華麗了。河水發出快樂的声响潺潺地流去，樹在微風中沙沙作響，微風在葉叢中喃喃私語，鳥在枝頭歌唱，百靈高翔着謳歌歡迎早晨的歌

曲。是的，那是早晨——光明的、香气四溢的夏季早晨；最小的树叶，最小的一片草，都充满了生命。蚂蚁爬着去进行它们的日常劳作，蝴蝶在温暖的阳光下取暖和扑翅；无数的昆虫展开了它们透明的翼，狂欢地过着它们短促而幸福的生活。男子们昂然出场，为这片景象感到非常地得意；一切都是光明和璀璨的。

“‘你这可怜的人！’妖王说，声调比以前更轻蔑。于是妖王又把腿挥舞一下；而腿又落到杂役的肩膀上；那些侍从的妖怪又学了领袖的样。

“那云来来去去变了好多次，它给了加布利尔·格勒伯许多教训，但是他呢，虽然肩膀被妖怪的脚踢了又踢，因而痛得像针刺，却一直是怀着怎么也不能减低兴趣看下去。他看到，工作勤奋、用劳动的生活换取少量面包的人，是高兴而快乐的；而对于最愚昧无知的人，大自然的甜蜜的臉孔是欢乐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他看到，那些在细心的抚育和亲切的教养之下成长起来的人，处于穷困而不沮丧，受到痛苦而能超脱，因为在他们自己心里就有快乐、满足和安宁的资料，虽然他们的遭遇足以把许多不如他们的人压得粉碎。他看到，上帝的一切创造物之中最温柔最脆弱的女人，却常是最能够超脱忧烦苦难的；而他看到那是因为她们在内心深处有一股永不枯竭的泉水——热情和献身的泉水。此外，他看到，像他自己的人们，咒骂别人的欢乐，却是这美好的世界上的污秽的莠草；于是他把世上一切的善和一切的恶去比较，他得到一个结论，这世界到底还是一个很可喜可敬的世界。他一达到这个结论，那遮蔽着最后一幅图画云，似乎就笼罩了他的知觉，抚慰他安然入睡。那些妖怪一个一个地从他眼前消失了；到最后消失的时候，他就睡着了。

“加布利尔·格勒伯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发现自己

直挺挺地躺在墳場里一塊平坦的墓碑上，柳條瓶子空空地落在他身旁，他的上衣、鏟子和燈散在地上，被一夜的霜雪染成白色了。他最初看見妖怪坐的那塊墓碑，筆直地豎在他面前，而他昨夜所掘的墓穴也就在他身邊不遠。開頭他懷疑他的遭遇的真實性，但是他想爬起來的時候感覺到的肩膀上的劇痛，証實妖怪的踢是真的。他記得那些妖怪曾用墓碑做跳背遊戲，而雪上卻沒有留下絲毫痕迹，所以他又懷疑起來；但是很快地他就明白了，因為他想起來，他們既然是妖怪，當然是不留痕迹的。所以加布利爾·格勒伯掙扎着爬起來，因為他的背痛呢；他刷掉上衣上的霜，穿好上衣，轉身向鎮上走去。

“但是，他已經改變了，而他又不願意回到從前的環境里，因為他怕他的改悔會遭到嘲笑，他的自新不會被人相信。他猶疑了一會兒，隨後，漫無目的地流浪到別處找麵包了。

“那天人們在墳場里發現了燈籠、鏟子和柳條瓶。最初，關於雜役的命運有許許多多的猜測，但是很快就斷定他是被妖怪帶走了；少不了有些可信的見證人，曾經清清楚楚地看見他騎着一匹栗色的馬掠過天空，那馬瞎了一只眼睛，長着獅子的後腿，熊的尾巴。最後，這一切人們都熱誠地相信了；那新來的雜役還常常把一件証物給好奇的人看，換一點微小的報酬，那東西是教堂頂上的風信雞的一部分，挺大的一片，據說是事後一兩年上述的馬臨空飛過的時候偶爾踢下來，被他在墳場里拾到的。

“不幸，這些故事被十年之後加布利爾·格勒伯的出人意外的重現稍稍攪亂了。他出現的時候是一個衣衫襤褸、心滿意足、害風濕病的老人了。他把他的故事告訴了牧師，也告訴了市長；後來這事漸漸被認作一樁歷史，這樣一直流傳到今天。風信雞的故事的信徒們曾經錯信過人家的話一次，就很不容易被人說

服得改变过来，所以他们就尽量装出很聪明的样子，耸耸肩，摸摸额头，咕噜着說是加布利尔·格勒伯喝多了杜松子酒，在那平的墓碑上睡着了；他們故意用他見過世面、变得聪明些了的說法，来解釋他想像他在妖怪的地窖里所亲眼目睹的种种。但是这种意見在任何时候都沒有成为普遍流行的意見，慢慢地就消灭了；且不管事情究竟如何，既然加布利尔·格勒伯害了風湿病，一直到死，那末这个故事，倘使沒有更好的教訓的話，至少有一个教訓——那就是，假使一个人发起乖戾的脾气独自一个人在圣诞节喝酒的話，他可就决不要想弄到一点点儿好处，纵使喝的是再好沒有的酒，纵使超过标准濃度許多度数、像加布利尔·格勒伯在妖怪的地窖里所看見的那样的东西。”

第三十章

匹克威克派們如何結識了兩位屬於某種
自由职业的可愛青年；他們如何在冰上
游戏取乐；以及他們的訪問如何結束

“喂，山姆，”圣诞节的早晨，匹克威克先生在那位得寵的僕人拿了他的热水走进他臥室的时候說。“还結着冰嗎？”

“洗臉盆里的水也結了一层冰哩，先生，”山姆回答說。

“严寒的天气呵，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对于穿得暖暖的人正是好时候呢，就像北极熊在溜冰的时候对它自己說的罗，”維勒先生答。

“再过一刻钟我就下楼，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解着睡帽。

“很好，先生，”山姆回答。“下面有两个锯骨头的呢。”

“两个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喊，坐起身来。

“两个锯骨头的，”山姆說。

“什么锯骨头的？”匹克威克先生問，弄不大明白那究竟是什么活的动物还是什么吃的东西。

“什么！你不知道锯骨头的是什么呢，先生？”維勒先生問。

“我以为人人都知道锯骨头的就是外科医生呵。”

“啊，外科医生呵？”匹克威克先生說，微笑一下。

“正是呵，先生，”山姆答。“可是现在这两个在下面的，却不是挂牌的道地的锯骨头的；他們还在学。”

“換句話說，他們是医科学生吧，我想？”匹克威克先生說。

山姆·維勒点点头。

“我很高兴，”匹克威克先生說，使勁把睡帽往被单上一扔。

“他們是可爱的家伙——非常可爱的家伙；具有由于观察和思索而成熟的判断力，还有由于閱讀和研究而提高的嗜好。我非常高兴。”

“他們在厨房里炉灶旁边抽雪茄，”山姆說。

“啊！”匹克威克先生說，搓着手，“洋溢着自然的感情和充足的元气。正是我所欢喜的。”

“他們，”山姆說，不注意他的主人的插嘴，自管自說下去，“他們中間的一个把腿搁在桌上，喝不掺水的白兰地，另外一个呢，那个带夹鼻眼鏡的，膝头里夹一桶牡蠣，飞快地剥开吃，把壳子照准那小瞌睡虫扔，他坐在灶角里睡得很熟。”

“天才們是各有偏爱的，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你去吧。”

山姆于是去了。在一刻钟完結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下去

吃早飯。

“他到底來了！”老華德爾說。“匹克威克，這位是愛倫小姐的哥哥，班杰明·愛倫先生。我們叫他班，你願意的話也不妨這樣叫他。這位紳士是他非常知己的朋友——”

“鮑伯·索耶先生，”班杰明·愛倫插上來說；說了這話，鮑伯·索耶先生就和班杰明·愛倫先生同聲大笑。

匹克威克先生向鮑伯·索耶先生鞠躬，鮑伯·索耶先生向匹克威克先生鞠躬。隨後，鮑伯和他的非常要好的朋友就極其專心地吃起面前的食物來，匹克威克先生就得到偷看他們的機會。

班杰明·愛倫先生是一個粗氣的、強壯的、矮胖的青年，黑頭髮剪得短短的，白臉孔長長的。他戴着眼鏡，圍着白領巾。在他那件一直扣到下巴的、黑色的、單排鈕扣的緊身外套下面，露出椒鹽色的通常數目的腿子，腿子完結的地方是一雙沒有全擦上油的靴子。他的上衣的袖子雖短，却看不見亞麻布袖口的踪影；他的臉雖然足有地方容許襯衫領子來侵占，却沒有絲毫類似這種附屬品的東西光臨。他的樣子，整個說來，是一副有點兒發了霉的樣子，並且發出加了充分香料的古巴斯^①的氣味。

鮑伯·索耶先生呢，穿了一件粗劣的藍色上衣，那既不是大衣也不是緊身外套，卻兩種性質兼而有之，他有一種不修邊幅的漂亮勁兒，和一種昂然的步態，那是一些青年紳士所特有的，他們白天在街上抽煙，晚上在街上叫囂，喚茶房的時候稱他們的教名，還有其他種種同樣談諧的行為。他穿着一條格子花呢的褲子，一件又大又粗的雙排鈕扣的背心；出門的時候，帶一根有個

① 古巴斯大概是雪茄或香煙的牌子，愛倫先生好抽煙，所以渾身煙味。